
夢中的你我他

文/奧拉朱旺

做夢的時候，有時我們知道自己正在夢中。而夢中出現的各種角色，除了自己以外，有時也有其他熟人或生人。夢裡每一個人說出的話，似乎都符合那個人平日一貫的形象，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是合於我們自己內心深處（潛意識或者更深處）早已形成的賦予自我和他人的種種「設定」。那麼，在夢中「我」與「他」的交談，究竟是算作彼此之間的「對話」？抑或只是一種自我的「獨白」呢？如果只是「獨白」，那麼在夢中的「我」確實能聽到「他」的一些平常沒有說過的話，這些話似乎也超出了「我」在夢中的明了意識或醒時的種種經驗；而如果這是「對話」，夢中的「你、我、他」所說的每一句話似乎又都在「外圍的」更大的「我」的「統覺」之中。這些究竟是什麼？

關於此類問題，在西方哲學（如現象學等）與心理學乃至文學作品中，都有頗多的討論與展現，此處不必展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些討論當中，有一部分可以說是相當深入而細微了。但似乎每到「向上一路」之時，就會有類似「方向盤不

穩的搖擺」或「緊急刹車的止動」，因為他們始終難以徹底跳出或放下意識的範疇。這或許與西方文化所固有理性主義傳統不無相關吧！實際上，理性是理性的，也是荒謬的。理性的起點與盡頭乃至整個過程都籠罩著盲目。幾人識得？又有誰肯承認呢？

比較而言，印度的唯識學對於上述問題的解釋可以說是最為深入而徹底的。唯識學在意識在外，更提出了末那識（Manas）與阿賴耶識（ā-laya）的設計。但所謂的阿賴耶識，實在並不易理解。西方有學者把阿賴耶識詮釋為潛意識（subconsciousness）或無意識（unconsciousness），因為根據阿賴耶的梵文（ā-laya）有宅處、藏等含義。實際上這一類解釋還是沒有離開意識的範疇。哲學大師胡塞爾「隱約」地推出了一個「最終意識」（das letzte Bewußtsein）或認為需要一個「無意識的」意識（unbewußtes' Bewußtsein），但他困於現象學的直觀方法與西方哲學的傳統，始終無法完全超越意識的桎梏。

文化思想（乃至任何事情），從它的起點與其所運用的方法或方法論之抉擇中，便可大致概見其所能達至的範域及結果。從語言與邏輯的邏格斯（Logos）傳統出發，恐怕是很

難跨越意識範圍的，因為語言與邏輯本來只是意識的一部分展現與作用。語言的含混或邏輯的不清晰是必然的，因為在一般人的生命狀態中，意識本身便是盲目與混亂的。此一路數的極致，大概只能如維根斯坦在《邏輯哲學論》中所說的：「對於不可說的東西，我們必須保持沉默。」不過，這裡要提起注意的是，維氏的「不可說」與佛法的「不可說」是否是在同一個維度中？他們的差異又在哪裡？

有佛教學者認為，大乘佛法阿賴耶識的設計是從小乘佛教的六識說，逐步推演出來的。且不說這一論斷所涉及的種種思想材料，就此類觀點背後的方法論立場與使用而言，似乎便大有問題。學者們忽略了，佛教提出的阿賴耶識並不僅僅只是一種思想理論的發展與建構，更是基於其生命實踐體證中的經驗。換言之，在印度文化的方法論中，除了思辨的傳統以外，更有禪定的傳統（禪定非限於靜坐）。阿賴耶識不是從意識或語言邏輯中推論而來的，而是在禪定中「契應」的經驗。而這種禪定，還不是一般的禪定，是「甚深又甚深」之禪定，即並非凡夫在意識中的妄想所能了知。

話說回來，筆者本為凡夫，在此妄論阿賴耶識，難免如癡人說夢，不如就此打住，再回到本文開頭夢的問題吧。做夢

的時候，我們知道自己在做夢，甚至可以大致體會到夢中的「你、我、他」背後的統一性，那麼醒著的時候呢？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不同？

有一次走在路上，筆者突然感覺到路上的行人與夢中的行人原來是一樣的。這一突如其來的認識使筆者不由自主地以「奇妙」的眼光盯著每一個來往的行人。如果說夢中的「你、我、他」是自我的心識之所顯現，現實當中的「你、我、他」原來也是一樣的啊！所略為不同的是，夢中的「你、我、他」背後有一個深度「統握」的自我，所以對於夢中出現的各種情境與對話，自己的心裡是有一定「底」的。而在現實當中，「你」與「他」和「我」似乎都是獨立而不相通的個體，「我」所面對的「你」或「他」和夢中出現的「你」或「他」相比，似乎更具有不確定的陌生感（他不是我，我不是你，你不是他）。何以如此呢？這便涉及到末那識「我執」的作用。

意識以末那識為依，所以人的認知始終難以超越自我的意識。你有你的意識，我有我的意識，他有他的意識，看起來似乎你也不知道我，我也不知道他，他也不知道你。但實際上，關鍵並不在意識層面的「知道」，而是：你以你的式樣顯現，我以我的式樣顯現，他以他的式樣顯現，你、我、他原

來本是同源的！此種同源，超出了意識之層面，亦超出了末那識之層面。而同源之中，並沒有什麼你、我、他，更沒有什麼本體。從同源到你、我、他的顯現，中間有末那識的作用。可以說，你、我、他其實都在同一個大夢中，而彼此非一非異。因此，不僅你、我、他絕對相關，任何眾生也本來一體，乃至任何事物的顯現都在其中。我們從來都是自己搞自己，絕無例外。戰爭是最愚蠢和殘忍地自我毀滅。反過來說，愛人愛物真就是愛自己。

不過，大夢之中，我們似乎還是只願做自己的小夢。你、我、他之間，或是個人做個人的夢，以為彼此互不相干；或是彼此夢夢相夢，暈頭轉向；有時自己不想做夢，卻又出現在別人的夢中；有時別人正在做夢，卻被你……，而小夢的背後的大夢，一旦被挑動，那更是群夢同時相應發動，夢作一堆，無所逃於夢中也。

害怕做夢，便要修煉「醒夢一如」。而所謂的「醒夢一如」，有時也未必不讓人覺得好笑。我們每天都在做醒著的夢，其實未必真的清醒；而睡覺做夢的時候，也未必只是糊塗。哲學史中有一個經典問題：你如何證明自己現在不是在做夢？很難！可見「夢」與「醒」之間的標準，實在並不是那麼簡單。《楞

伽經》中說：「世間恒如夢」。那麼，「醒夢一如」又何如「夢夢如一」呢！

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夢莊周，他又來一個「至人無夢」。但「至人無夢」想必還是走不下去，為何？因為已經是「至人」了，到頂了，超出「至」就不是人了。不過，好在「佛」者，亦弗人也。而要成佛，大概不僅要知道「醒」，更要懂得「夢」和會造「夢」，而且要搞大大……的「大夢」吧！

尚德讀後：

宇宙一舞台，人生一大夢。

聖人作夢，又超越夢，所以無夢。

凡夫無夢，還是在夢中，被夢困死，要作如是觀。

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沒有說一個字。

因此祂說夢夢，又要超越夢夢。

此所以佛之為佛也。

真能做夢者，有夢即無夢，無夢還是在有夢中。

參

附語：

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難道無為法不夢幻泡影嗎？！

不同在哪裡？

有為法是在生滅門中，集煩惱與痛苦的大成。

無為法者，超越煩惱與痛苦也。

又：

詞聖李後主被趙匡胤關了以後，有幾句話：

「夢裡不知身是客，

一晌貪歡，

……」

其實夢中的貪歡，比醒夢的貪歡，還要春夢。

這是什麼？

這就是阿賴耶識的變現也！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於台灣達摩書院